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二十三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十三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總論固本之道

易泰之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君也

程頤曰天地交而隂陽和則萬物茂遂所以泰也人君當體天地通泰之象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財成謂體天地交泰之道而財制成其施為之方也輔相天地之宜天地通泰則萬物茂遂人君體之而為法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輔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美之利也如春氣發生萬物則為播植之法秋氣成實萬物則為收斂之法乃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輔助於民也民之生必頼君上

為之法制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其生養是左右之也

朱熹曰泰通也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

臣按天地交而陰陽和萬物遂其茂育者天地所以為泰也上下交而心志通萬民遂其生育者世道所以為泰也世道之所以泰者何也葢由上之人於凡下之人心志之所欲身命之所關日用飲食之資養生送死之具所恃以為生生者無一而

不得以通於上上之人一二皆有以知其所以然如此則順如此則逆如此則利如此則害於是量其可否折爲中道立爲法制定爲品則大過者則裁截成就之不及者則輔翼相助之所以然者無非左右乎生民而已上之人左右乎民如此民之心志無有不通達於上者矣下之情通乎上亦猶地之氣通乎天此世道所以爲泰歟

剝落也之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謂人君

程頤曰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剥者也故上之剥必自下下剥則上危矣為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則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

朱熹曰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如山附於地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摇人君厚下以得民則其位亦安而不摇猶所謂本固邦寧也

臣按山高出於地而反附著於地猶君居民之上而反依附於民何也蓋君之所以為君者以其有

民也君而無民則君何所依以為君哉為人上者誠知其所以為君而得以安其位者由乎有民也可不思所以厚民之生而使之得其安乎民生安則君得所依附而其位安矣

益之彖曰益（卦名）損上益下民說（音悅）无疆（謂無窮極）

朱熹曰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蓋邦本厚則邦寧而君安乃所以為益也否則反是

臣按益之為言有所增加之謂也今而無所增加

而有損焉乃謂之益何哉有若對魯哀公之問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深有得於益卦之義也

大禹謨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朱熹曰可愛非君乎可畏非民乎衆非君則何所奉戴君非民則誰與守邦欽哉言不可不敬也可願猶

孟子所謂可欲凡可願欲者皆善也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脩其所可願欲者茍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禄一絶而不復續豈不深可畏哉此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

臣按人君至尊也小民至卑也人君至强也小民至弱也君之於民欲生則生之欲死則死之是可畏者莫如君也今舜之告禹乃曰可畏非民何哉

吁人君誠知民之真可畏則必思所以養之安之

而不敢虐之苦之而使之至於困窮矣夫然則天

祿之奉在人君者豈不長可保哉

五子之歌其一曰皇祖大禹也謂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

邦本本固邦寧

蔡沈曰此禹之訓也君之與民以勢而言則尊卑之

分如霄壤之不侔以情而言則相須以安猶身體之

相資以生也故勢疎則離情親則合以其親故謂之

近以其踈故謂之下言其可親而不可踈之也且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后國安本既不固則雖彊如秦富如隋終亦滅亡而已矣

臣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之言萬世人君所當書于座隅以銘心刻骨者也

又曰予（五子自稱）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柰何不敬

蔡沈曰君失人心則為獨夫獨夫則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三失者言所失衆也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於事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朽腐也朽索易絶六馬易驚朽索固非可以馭馬也以喻其危懼可畏之甚為人上者柰何而不敬乎前既引禹之訓言此則以己之不足恃民之可畏者申結其義也

臣按此章言國以民為本君之固結民心以敬為本人君誠能以敬存心兢兢業業以臨兆民如以

朽敗欲斷之索以馭夫並駕易驚之馬惟恐其索之斷絶而馬之驚軼以致吾身之墜惕然恒存此心以臨乎民必不肯非法以虐之非禮以困之而使之得以安其身保其命以遂其仰事俯育之願則有以固結其心而宗社奠安矣

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侍於晉侯論衛人出其君曰良君將賞善而刑淫明良之君賞加於善人刑加於淫人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

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空匱其神之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又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臣按書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君承天之命以治天之民知天之心甚惠愛乎民也則必養之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則民之奉其君亦將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矣苟

以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虐而棄天地之性豈
天意哉
哀公元年陳逄滑對懷公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
也以禍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
土芥是其禍也
臣按國之所以為國者民而已無民則無以為國
矣明聖之君知興國之福在愛民則必省刑罰薄
稅歛寬力役以為民造福民之享福則是國之享

福也彼昏暴之君視民如土芥凡所以禍之者無所不至民既受禍矣國亦從之無國則無君矣國而無君君而無身與家人世之禍孰有大於是哉

推原所自起於一念之不恤民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朱熹曰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歛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鼂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張栻曰所欲與聚非惟壽富安逸之遂其志用舍從違無不合其公願而後為得也

又曰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廣野也也故為

淵（深水也）敺魚者獺（食魚獸）也為叢（茂林也）敺爵（與雀同）者鸇（食雀鳥）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

朱熹曰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張栻曰秦為漢敺隋為唐敺季世之君肆於民上施施然自以為安而不知其為人敺哀哉

臣按民心莫不有所欲亦莫不有所惡於所欲者則趨之於所惡者則避之人君知民之所欲者在

仁則施仁之政以來之所惡者在不仁則凡不仁之政一切不施焉去其不仁而所施者無非仁則有以得民之心而民之歸之不啻如水就下獸走壙矣茍爲不然反其好惡之常民心所欲者則不之施而所施者皆其所不欲者也如此則失民之心矣既失民心民是以視其欲之所在而趨就之則是吾爲之敺之也嗚呼有天下國家者尚鑒諸此其無爲人敺民哉

孟子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

朱熹曰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

張栻曰人君惟恃崇高之勢而忽下民之微故肆其私欲輕失人心以危其社稷使其知民之貴社稷次之而已不與焉則必兢兢業業不敢自恃惟懼其失之也則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是以明王畏其民而闇主使民畏已畏其民者昌使民畏已者亡驕亢自

居民雖廹於勢而憚之然其心日離民心離之是天命去之矣

臣按天生民而立君以牧之是君為民而立也君無民則無以為國而君又安能以一人之身而自為哉此人君所以貴乎得民也所謂得民者非謂得其土地生齒也得其心也得其土地生齒而不得其心猶不得也

鼂錯言於漢文帝曰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

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儲蓄以實倉廪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臣按君之所以為君也以有民也無民則無君矣君有民不知所以恤之使其寒不得衣飢不得食凶年飢歲無以養其父母育其妻子而又從而厚

征重斂不時以苦之非道以虐之則民怨懟而生背畔之心不為君有矣民不為君有君何所憑謝以為君哉古之明主所以孜孜焉務民於農桑薄稅斂廣儲蓄以實倉廩備水旱使天下之民無間豐凶皆得飽食煖衣以仰事俯育則常有其民而君位安國祚長矣

和帝時魯恭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

於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

臣按魯恭謂愛民者必有天報則害民者必有天殃可知矣

唐太宗時馬周上疏曰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臣觀自古百姓愁怨國未有不亡者人主當脩之於可脩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

臣按唐三百年天下太宗貞觀之世極盛之時也馬周猶欲其脩於可脩之時而無悔於既失之後况君非太宗而時不及貞觀乃坐視百姓愁怨而略不一動心可乎

陳子昂曰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天下亂矣

臣按子昂此言警切痛至人主之於百姓要必使之皆樂其生而重其死則禍亂無從作矣然則所

以使之樂生重死者其道何由曰圓顱方趾之民莫不愛其身體氣力也莫不愛其父母妻子也莫不愛其田廬貲産也上之人不以興作疲其筋力不以刑法殘其體膚不以征役散其父母妻子不以誅求耗其田廬貲産則凡民之所愛皆為其所有民不幸而死猶不忍舍去况舍去而死哉為人上者誠能省刑罰薄税歛不窮兵以黷武不營作以勞人則民咸有樂生之願而無輕死之心禍亂

不作而君位永安國祚無窮矣

以上總論固本之道

固邦本

蕃民之生

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遍也知九州揚荆豫青兖雍幽冀并也之地域廣袤横也東西為廣縱也南北為輪之數辨其山積石曰山林竹木曰林川注瀆曰川澤水鍾曰澤丘土高曰丘陵大阜曰陵墳水涯曰墳衍下平曰衍

原高平曰原隰下濕曰隰之名物十等之名與所生之物

又曰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謂十二分野之土各有所宜辨其名謂白壤黑墳之類物謂所生之物以相占視也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猶盛也人民以蕃蕃息也鳥獸以毓育生也草木以任就地所生因民所能土事辨十有二壤亦土也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臣按天地生人止於此數天之所覆者雖無所不至而地之所容者則有限焉惟氣數之不齊而政

治之異施於是乎生民有盛有衰生齒有多有寡焉是以為人上者必知其民之數以驗吾之政又必有以知其地域之廣狹長短以驗其民居之所容辨其土地之寒煖燥濕以識其民性之所宜察其民物之詳審其利害之故蕃鳥獸以為其衣食之資毓草木以為其室器之用别其土壤教其稼穡凡若此者無非以蕃民之生也民生既蕃户口必增則國家之根本以固元氣以壯天下治而君

位安矣

大司徒以保息謂安其民而使之蕃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謂愛幼小二曰養老七十養於鄉三曰振窮閔其無告四曰恤貧助其不給五曰寬疾㬰其事任六曰安富平其繇役保其正命保其常産

李覯曰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六曰安富謂平其繇役不專取也孔子謂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管子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然則民不富倉廩不實衣食不足而欲教以禮節使民趨榮而避辱

難也田皆可耕桑皆可蠶材皆可飭貨皆可通彼獨以是而致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興夜寐攻苦食淡以趨天時聽上令也如此之民反疾惡之何哉疾惡之則任之重求之多勞必於是費必於是富者幾何其不轉而貧也使天下皆貧則為之君者利不利乎故先王平其繇役不專取以安之世俗不辨是非不別淑慝區區以擊彊為事噫富者乃彊耶彼推理而誅者果何人也吕祖謙曰大司徒以保息六養

萬民三曰振窮四曰恤貧六曰安富後世之政自謂抑彊扶弱者果得先王之意歟

臣按大司徒以保息養萬民謂之保息者保養而使其蕃息也成周盛時以此養其萬民所以致其蕃息其天地生生不息之仁乎葢以民之生也始於幼而終於老其間彊壯之年固皆有以自養而無賴乎人也惟其幼也不能自立必待有以慈愛之迨其老也不能自存必待有以安養之不幸而

窮匱焉貧乏焉疾病焉皆必待上之振之恤之寛之而後得以自遂也凡此五者皆因其所不足而養之惟富而有財者則又因其所有餘而養之焉誠以富家巨室小民之所依賴國家所以藏富於民者也小人無知或以之為怨府先王以保息六養萬民而於其五者皆不以安言獨言安富者其意蓋可見也是則富者非獨小民頼之而國家亦將有頼焉彼偏隘者往往以抑富為能豈知周官

之深意哉

小司寇及大比三年比較民之衆寡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載于

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

臣按人生齒而體備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齔皆書于版其正本登于天府其內史司會冢宰三官所掌者乃其副貳耳民數既登之後乃計其數以制國用焉始之內史以書其名繼之司會以計其數終之冢宰以統其成

蓋因其户口之多少年齒之長幼以會計其用度之盈縮以見先王之舉事無非所以為民民用既足然後以制國用不厲民以自適也

司民主民數者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籍也辨其國中王國之内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上下除每歲有生者登而載也其死生之死者下而除之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祀司民之星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賛王治

臣按孟子有言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天子之所以為天之子而享有天下之奉者以其有民也天生民而命天子一人以君之凡君之所以尊所以貴而為四海九州之人愛戴之無已者非民孰致之故雖匹夫匹婦之賤且貧而天下必敬而愛之不敢以其勢位權力加之況千萬億人之名數聚於一書之間而敢輕忽之哉古昔帝王所以受人之獻民數而必拜之者此也雖然徒拜其民數之版

而忽其蠢動之人則亦虛禮而已此人君所以貴

乎有愛民之實也

漢惠帝六年令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筭

漢律人出一筭令人出五筭罪之也

章帝元和二年春正月詔賜民胎養穀著為令詔曰諸

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

三年春正月詔嬰兒無親屬者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

之

臣按漢之時去古未遠所以著之詔令以惠愛元元以蕃其生者猶有古意女子過時不嫁者有罪婦人懷妊者有養嬰兒失養者有給三代以下漢祚所以獨長既失而復得者豈不以此歟

孝景元年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絶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繫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寛大地者聽之

崔實曰昔聖人分口耕耦地各相逼令青徐兖冀人

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凉幽州內附近郡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今宜遵故事徙貧民不能自業者於寛地此亦開草闢土振人之術也

北齊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遷於幽州寛鄉以處之始立九等之法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

臣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自荆湖之人觀之則荆湖之民異於江右自江右之人觀之則江右之民殊於荆湖自朝廷觀無分於

荊湖江右皆王民也夫自天地開闢以來山川限隔時世變遷地勢有廣狹風氣有厚薄時運有盛衰故人之生也不無多寡之異焉以今日言之荊湖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僑寓於荊湖蓋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給其人必資荊湖之粟以為養也江右之人羣於荊湖既不供江右公家之役而荊湖之官府亦不得以役之焉是併失之也臣請立為通融之法

凡江右之民寓於荆湖多歷年所置成産業者則名以稅户之目其為人耕佃者則曰承佃户專於販易傭作者則曰營生户隨其所在拘之於官詢其所由彼情願不歸其故鄉也不願者勿强則俾其供詞具其邑里定為版册見有某人主户本貫無人者不許見當某處軍匠遇闕依次句解明白詳悉必實毋隱然後遣官齎册親詣所居供報既同即與開豁所在郡邑收為見户俾與主户錯居共役有産者出財無

產者出力如此通融兩得其用江右無怨女荆湖無曠夫則户口日以增矣江右有羸田荆湖無曠野而田野日以闢矣是亦蕃民生寬力役一視同仁之道也

漢自高祖訖於孝平民户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餘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餘漢極盛矣

臣按此西漢户口極盛之數

桓帝永壽二年户千六百七萬九百口五千六萬六千

臣按此東漢戸口極盛之數

隋承周得戸三百六十萬平陳又收戸五十萬洎于大業二年干戈不用唯十八載乃至八百九十萬

杜佑曰隋承西魏喪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隳𢦤姦偽尤滋高熲覩流冗之病建輸籍之法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為浮客被彊宗收大半之賦為編甿奉公上蒙輕減之征先敷其信後行其令烝庶懷惠姦無所容隋氏資儲

適於天下人俗康阜頬之力焉

胡寅曰方隋之盛也郡縣民戶上版圖者八百九十餘萬自經亂離之後十存不能一二皆獨孤后無閼䧿之法廢長立少而其禍至此也

唐天寶十三載戶九百六萬九千

杜佑曰唐自武徳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漢室而人戶纔比於隋氏蓋有司不以經國馭遠為意法令不行所在隠漏之甚也

胡寅曰明皇享國雖久戸口雖多不待易世而身自毀之比禍亂稍平幾去其半徒以内有一楊太真外有一李林甫而致之嗚呼可不監哉

憲宗元和時戸二百四十七萬三千

胡寅曰天寶初戸幾一千萬元和戸僅二百四十七萬是十失其八也憲宗急於用兵則養民之政不得厚重以用异鏄聚歛受諸道貢獻百姓難乎其阜蕃矣

臣按天下盛衰在庶民庶民多則國勢盛庶民寡則國勢衰蓋國之有民猶倉廩之有粟府藏之有財也是故為國者莫急於養民養民之政在乎去其害民者爾所以使民受害而戶口不得阜蕃者必有其根故胡寅論隋氏之耗不咎楊玄感李密也而咎獨孤后天寶之耗不罪安祿山史思明而罪楊太真李林甫元和之耗則又歸其獄於程异皇甫鎛之聚斂焉嗚呼私意行於宮禁而災禍延於閭閻小

人用於廟堂而毒害及於黎庶人君之欲蕃民生者其尚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也哉

徐幹曰夫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為國之本故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合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禮用脩九刑用措其惟審民數乎

臣按今制每十年一次大造黄籍民年十五為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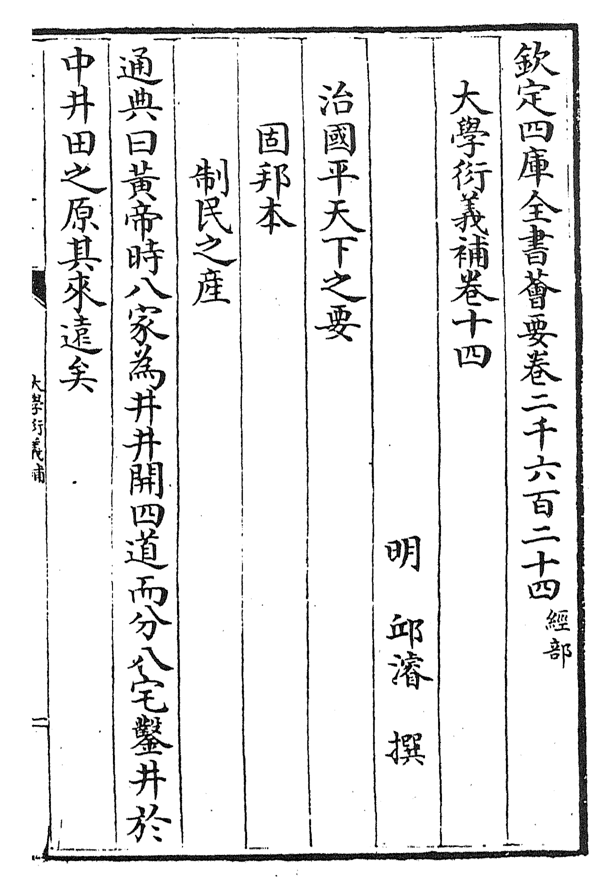
丁十四以下為不成丁蓋得此意

杜佑曰古之為理也在於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從化被風齊俗一夫然故災沴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閭族黨州鄉縣鄙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其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之國以之貧姦宄漸興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無其本歟

臣按古人有言觀民之多寡可以知其國之彊弱臣竊以為非獨可以知其彊弱則雖盛衰之故治亂安危之兆皆於此乎見之是以人君常於拜受民數之後閱其版籍稽其户口以知其多寡之數今日之民較之前世多歟吾則求所以致其多之之由兢兢焉益思所以保養之寡歟必求所以致其寡之之故汲汲焉益求所以改革之如此則危者可安亂者可治而衰者可由是而盛矣

以上論蕃民之生

大學衍義補卷之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二十四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十四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制民之產

通典曰黄帝時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井田之原其來遠矣

臣按此井田之始

堯遭洪水天下分絶使禹平水土別九州冀州土白壤無塊曰壤田中中第五兖州土黑墳色黑而墳起田中下第六青州土白墳土脉墳起也田上下第三徐州土赤埴土黏曰埴墳田上中第二揚州土惟塗泥水泉濕也田下下第九荆州土惟塗泥田下中第八豫州土惟壤下土墳壚疏也田中上第四梁州土青黎黑也田下上第七雍州土黃壤田上上第一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頃

蔡沈曰夏氏謂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五地所宜之物九等上中下三等也制天下之地征則夫教民樹藝與因地制貢固不可不先於辨土也

臣按人君之治莫先於養民而民之所以得其養者在稼穡樹藝而已稼穡樹藝地土各有所宜故禹平水土別九州必辨其土之質與色以定其田之等第因其宜以興地利制其等以定賦法不責

有於無不取多於少無非以為民而已

舜典帝曰棄稷之名黎民阻飢汝后稷主穀之官播佈也時百穀穀非一種

臣按史記言稷少好耕農民皆法則之堯舉為農師使教民稼穡則棄之為稷堯時已然舜蓋以舊官申命之也當是時水土有未平者堯既平之有可耕者矣故命棄播時百穀使民耕墾以為食使不至於阻飢焉先儒謂唐虞之時豈有阻飢之事

然尚憂之此所以為唐虞也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山澤平地三等之農生種也九穀黍稷稻粱秫菰麻麥豆也二曰園圃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毓草木三曰虞衡掌山澤之官作山澤之材作而用之四曰藪無水之地牧有畜之地養畜也蕃盛也鳥獸五曰百工興事造業之工飭化八材勤力以化八者之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折六曰商賈行貨賈坐貨阜盛也通貨金玉曰貨布帛曰賄七曰嬪有夫者婦有姑者化治絲繭之已繰者枲麻之未緝者八曰臣男之賤者妾女之賤者聚斂謂蓄積之疏材百草根實可食也九曰

閒民無常職八職有常此獨無常轉移執事若今傭雇為工作者

程顥曰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居十八九故衣食易足而民無所困苦後世浮民多矣遊手不可貲度觀其窮促辛苦孤貧疾病變作詐巧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何若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何以免患豈可謂無可柰何而已哉此宜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救之耳

葉時曰農者天下之本食者民生之命則不可無三

農以生九穀園圃民之所樹藝則不可無園圃以毓
草木山澤民之所取材用則不可無虞衡以作山澤
之材藪以富得民則不可無藪牧以阜蕃鳥獸工以
足材用則不可無百工以飭化八材懋遷有無化居
則不可無商賈以阜通貨賄布帛女工之事則不可
無嬪婦以化治絲枲疏材㛹僕之職則不可無臣妾
以聚斂疏材自農圃而下民力有所不給則又不可
無閒民以轉移執事盖民有常産者有常心先王制

民之產授民之職使之有相生相養之具此人心所以不離渙也

臣按民生天地間有身則必衣有口則必食有父母妻子則必養既有此身則必有所職之事然後可以具衣食之資而相生相養以為人也是故一人有一人之職一人失其職則一事缺其用非特其人無以為生而他人亦無以相資以為生上之人亦將何所藉以為生民之主哉先王知其然故

分其民為九等九等各有所職之事而命大臣因其能而任之是以一世之民不為三農則為園圃不為虞衡則為藪牧否則為百工為商賈為嬪婦為臣妾皆有常職以為之生是故生九穀毓草木三農園圃之職也作山澤之材養鳥獸虞衡藪牧之職也與夫飭化八材阜通貨賄化治絲枲聚歛疏材豈非百工商賈嬪婦臣妾之職乎是八者皆有一定職任之常惟夫閒民則無常職而於八者

之間轉移執事以食其力焉雖若無常職而實亦未嘗無其職也是則凡有生於天地之間者若男若女若大若小若貴若賤若貧若富若内若外無一人而失其職無一物而缺其用無一家而無其産如此則人人有以為生物物足以資生家家互以相生老有養幼有教存有以為養没有以為葬天下之民莫不愛其生而重其死人不遊手以務外不左道以惑衆不羣聚以劫掠民安則國安矣

有天下國家者奉天以勤民其毋使斯民之失其職哉

大司徒頒職事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

小司徒之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臣按可耕之地為井可畜之地為牧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人各受二畝半為宅田百晦各受田百畝以為世業萊五十晦謂田之休不耕者

餘夫亦如之正夫之外別給餘夫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

臣按民之所以為生產者田宅而已有田有宅斯有生生之具所謂生生之具稼穡樹藝牧畜三者而已三者既具則有衣食之資用度之費仰事俯育之不缺禮節患難之有備由是而給公家之征求應公家之徭役皆有其恒矣禮義於是乎生教化於是乎行風俗於是乎美是以三代盛時皆設

官以領其職事經其土地辨其田里無非為是三者而已後世聽民自為而官未嘗一問及焉能不擾之足矣况為之經制如此其詳哉明主有志於三代之隆者不必泥古以求復井田但能留意於斯民而稍為之制凡有徵求營造不至妨害於斯三者則雖不復古制而已得古人之意矣

前漢食貨志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民受田上

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爰於也更謂三歲即改與別家佃以均厚薄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比同也每夫孟子言二十五畝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口二十畝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盡也鹵醎鹵也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

强也

臣按此言受田之法大略與周禮大司徒遂人所言相同周禮所載周家一代分田受民之法皆出乎此也

孟子告梁惠王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養也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告齊王數口作八口

朱熹曰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

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金履祥曰古者六尺為步步百為畝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又受田廬之地二畝半邑居二畝半田以九百

畝爲一井八面皆百畝爲私田八家受之内一百畝爲公田八家同養公田又於公田之内除二十畝爲廬舍八家則每家得二畝半也邑居所受亦如之古所謂畝即今田疇其廣六尺其長六百尺是爲一畝若以今尺步計之則古之百畝當今四十一畝古者二畝半當今一畝十步古以百步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

臣按此章朱熹謂此制民之産之法而盡法制品節之詳所謂五畝宅百畝田法制也五十衣帛七

十食肉品節也有法制而無品節則民為用不足有品節而無法制則民取用無所抑斯言也孟子兩言之一以告梁惠王一以告齊宣王趙岐所謂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是也蓋天立君以為民民有常生之道君能使之不失其常則王政之本於是乎立矣後世人主不知出此而其所施之政往往急於事功詳於法制而於制民之産反略焉是不知其本也後世之治所以往往不古若者豈不以

是歟

孟子告齊宣王曰無恒産恒産可常生之業也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産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産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此言民有常産而有常心也今也制民之産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

若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此言無常産而無常心

朱熹曰恒産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禮義故雖無常産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臣按三代盛時明君制民之産必有宅以居之所謂五畒之宅是也有田以養之所謂百畒之田是也其田其宅皆上之人制為一定之制授之以為

恒久之業使之稼穡樹藝牧畜其中以為仰事俯育之資樂歲得遂其飽暖之願凶歲免至於流亡之苦是則先王所以制産之意也自秦漢以来田不井授民之産業上不復制聽其自為而已久已成俗一旦欲驟而革之難矣夫先王之制雖不可復而先王之意則未嘗不可師也誠能惜民之力愛民之財恤民之患體民之心常使其仰事俯育之有餘豐年凶歲之皆足所謂發政施仁之本夫

豈外此而他求哉

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朱熹曰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脩則田無定分而豪强得以兼幷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

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禄可不勞而定矣

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朱熹曰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畧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

臣按朱熹所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此數語者非但可以處置井地

則凡天下之政施於民者皆當視此為準

秦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

朱熹曰東西為阡南北為陌古者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縱横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田間為此所以正疆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商君行茍且之政盡開阡陌悉除禁限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

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也

臣按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皆謂開爲開建之開惟朱熹則以爲開除之開焉夫自秦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之後民田不復授之於官隨其所在皆爲庶人所擅有貲者可以買有勢者可以占有力者可以墾有田者未必耕而耕者未必有田官取其什一私取其大半世之儒者每嘆世主不能復三代之法以制其民而使豪强坐擅兼并之利其

言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說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嗚呼為此說者可謂正矣其於古今事宜容有未盡焉者臣考井田之制始於九夫之井而井方一里終於四縣之都而都廣一同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為澮者一為洫者百為溝者萬積

而至於萬夫其間又有為路者一為道者九為涂者八為畛者千為徑者萬𦼮洫謂欲復井田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為也縱使盡得平原曠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葉適亦謂今天下為一國雖有郡縣吏皆總於上率數歳一代是將使誰為之乎就使為之非少假十數歳不能定也此十數

歲之內天下將不暇耕乎由是觀之則井田已廢千餘年矣決無可復之理說者雖謂國初人寡之時可以為之然承平日久生齒日繁之後亦終歸於隳廢不若隨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如朱熹所云者斯可矣政不必拘拘於古之遺制也然則張載之言非歟曰載因言處之有術所謂術者必有一種要妙之法其言隱而未發惜哉臣不敢臆為之說也

漢武帝時董仲舒說上曰秦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然後可善治也

漢孝哀時師丹請建限田下其議孔光何武請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

北魏孝文時李安世上言田業多為豪右所占奪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

事久難明悉歸今主上善其議下詔均天下人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不栽樹者謂之露田婦人二十畝奴婢受田三十畝

唐授田之制成丁者人一頃其分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二百四十步為畝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寛鄉少者為狹鄉狹鄉授田減寛鄉之半凡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自狹鄉徙寛鄉者得賣口分已賣者不復受

臣按井田既廢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一時識治體者咸慨古法之善而卒無可復之理於是有限田之議均田之制口分世業之法然皆議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何也其為法雖各有可取然不免拂人情而不宜於土俗可以暫而不可以常也終莫若聽民自便之為得也必不得已創為之制必也因其已然之俗而立為未然之限不追咎其既往而惟限制其將來庶幾可

乎臣請斷以一年為限如自今年正月以前其民家所有之田雖多至百頃官府亦不之問惟自今年正月以後一丁惟許占田一頃餘數不許過五十畝於是以丁配田因而定為差役之法丁多田少者許買足其數丁田相當則不許再買買者沒入之其丁少田多者在吾未立限之前不復追咎自立限以後惟許其鬻賣有增買者併削其所有民家生子將成丁者即許豫買以俟其成以田一頃配人一丁當一夫差役其田

多丁少之家以田配丁足數之外以田二頃視人一丁當一夫差役量出雇役之錢富者出財田少丁多之家以丁配田足數之外以人二丁視田一頃當一夫差役量應力役之征貧者出力若乃田多人少之處每丁或餘三五十畝或至一二頃人多田少之處每丁或止四五十畝七八十畝隨其多寡盡其數以分配之此外又因而為仕宦優免之法因官品崇卑量為優免惟不配丁納糧如故其人已死

優及子孫以爲世祿之意如京官三品以上免四頃五品以上三頃七品以上二頃九品以上一頃外官則遞減之無田者準田免丁惟不配丁納糧如故立爲一定之限以爲一代之制名曰配丁田法既不奪民之所有則有田者惟恐子孫不多而無匿丁不報者矣不惟民有常產而無甚貧甚富之不均而官之差役亦有驗丁驗糧之可據矣行之數十年有限制富者不復買田興廢無常而富室不無鬻產田直日賤而民產日均雖井田之制不可猝復

而兼并之患日以漸銷矣臣愚偶有所見不知可
否敢以為獻惟聖明下其議於有司俾究竟以聞
漢孝宣地節三年詔曰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
公館勿復脩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
孝元初元元年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池
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
臣按古者人君多克己以厚民生雖以漢世中主
如孝宣孝元者其宮館園池及郡國公田咸假之

以振業貧民俾其種食勿收租賦況本民田而肯奪以為已有而又以之賜親暱權倖之臣者哉

宋太宗時言者謂江北之民雜植諸穀江南專種秔稻雖土風各有所宜至於參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於是詔江南兩浙荆湖嶺南福建諸州長吏勸民益種諸穀民乏粟麥黍豆種者於淮北州郡給之江北諸州亦令就水廣種秔稻並免其租

真宗以江淮兩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

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為種擇田髙仰者蒔之蓋旱稻也内出種法命轉運使揭榜示民

臣按地土高下燥濕不同而同於生物生物之性雖同而所生之物則有宜不宜焉土性雖有宜不宜人力亦有至不至人力之至亦或可以勝天况地乎宋太宗詔江南之民種諸穀江北之民種秔稻真宗取占城稻種散諸民閒是亦大易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之一事今世江南之民皆雜蒔諸穀

江北民亦兼種秔稻昔之秔稻惟秋一收今又有早禾焉二帝之功利及民遠矣後之有志於勸民者宜倣宋主此意通行南北俾民兼種諸穀有司考課書其勸相之數其地昔無而今有有成效者加以官賞

林勳上政本書曰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遊惰末作者皆驅之使隷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十一

之稅
陳亮曰勲為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可謂勤矣世之為井田之學者孰有加於勲者乎要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於一變之後成順致利則民不駭而可以善其後
臣按勲此書朱熹呂祖謙皆稱許之今考其書百里之縣歲率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絹四千餘匹綿三千四百斤取民過重恐非後世所宜用

者以上田產

虞書曰予決九川距至也四海濬深也畎澮距川

蔡沈曰九川九州之川也周禮一畒之間廣尺深尺曰畎一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之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言畎澮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大小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川也

周禮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有遂一夫所受之田百畒間必有遂

十夫有溝（十夫千畝之田）百夫有洫（百夫萬畝之田）千夫有澮（千夫十萬畝之田）萬夫有川（萬夫百萬畝之田川所以受遂溝洫澮之水）

稻人掌稼下地（下地水澤之地也）以瀦畜水（瀦積也積水為陂塘也）以防止水（增之隄防）以溝蕩水（引水播蕩）以遂均水（均布溝水）以列舍水（列者勝其町畦水可止舍）以澮瀉水（水有餘則瀉之於澮）

匠人為溝洫廣尺深尺謂之甽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尋與仞皆八尺）專達於川各載其名（識所從出）

也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溝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

陳傅良曰遂人言五溝之制而始於遂匠人言五溝之制而始於甽甽非溝也乃播種之地而已一畆三甽一夫三百甽甽從則遂橫遂橫則溝從由溝而達洫由洫以達澮其從橫亦如之說者又以溝澮為通水而設然溝洫之於田也可決而決則無水溢之患可塞而塞則無旱乾之憂以時決塞則溝洫豈特

通水而已哉

王昭禹曰溝所以導水不因水勢則其流易壅防所以止水不因地勢則其土易壞故為溝者必因水勢之曲直則其流斯無壅矣為防者必因地勢之高下則其土斯無壞矣善為溝者水必漱齧之而無所壅以其因水勢故也善為防者水必淫液之而無所決以其因地勢故也

臣按古今言水利者周官所謂溝必因水勢防必

因地勢二言盡之矣

孔子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朱熹曰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又曰溝洫之制見於周禮遂人匠人之職詳矣蓋禹既平水患又治田間之水使無水患之災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

臣按井田之制雖不可行而溝洫之制則不可廢但不可泥其陳迹必欲一一如古人之制爾今京

畿之地地勢平衍率多洿下一有數日之雨即便淹没不必霖潦之久輒有害稼之苦農夫終歲勤苦聄聄然而望此麥禾以為一年衣食之計賦役之需垂成而不得者多矣良可憫也北方地經霜雪不甚懼旱惟水潦之是懼十歲之間旱者什一二而潦恒至六七也為今之計莫若少倣遂人之制每郡以境中河水為主如保定之白溝真定之滹沱之類又隨地勢各為大溝廣一丈以上者以達於大河又各

隨地勢各開小溝廣四五尺以上者以達於大溝（大溝地官用錢償其直小溝地所近田主償其直）又各隨地勢開細溝廣二三尺以上者委曲以達於小溝其大溝則官府為之小溝則令有田者共為之細溝則人各自為於其田每歲二月以後官府遣人督其開挑而又時常巡視不使淤塞如此則旬月以上之雨下流盈溢或未必得其消涸若夫旬日之間縱有霖雨亦不能為害矣朝廷於此又遣治水之官蹤通大

河使無壅滯又於夾河兩岸築為長隄高一二丈許如河身二丈兩旁各留二丈許空地以容水則衆溝之水皆有所歸不至溢出而田禾無淹没之苦生民享收成之利矣是亦王政之一端也惟聖明留意下有司議可否而推行其法於天下

魏史起為鄴令引漳水溉鄴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决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舃鹵兮生稻粱

秦鄭國開涇水自中山抵瓠口為渠用溉注填閼之水

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名曰鄭國渠

李冰為蜀守壅河水作堋穿二江以通舟船因以灌溉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

漢召信臣為南陽太守於穰縣南造鉗廬陂用廣灌溉歲歲增多至二萬頃人得其利及後漢杜詩為守復脩其業時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臣按成周以前井田與溝洫之制並行旱乾則有

蓄水之所霪潦則有泄水之地當是之時民無水旱之憂而常獲豐登之利非遇大災變不至於捐瘠也自秦以後井田廢而溝洫隨之尚賴有民社之責者因川澤之勢而興灌溉之利非惟農民賴之而為國家之益也亦不小矣世之守令能有興脩水利以為一方無窮之惠者上之人其尚旌異而顯擢之哉

宋神宗熙寧元年遣使察農田水利中書又言諸州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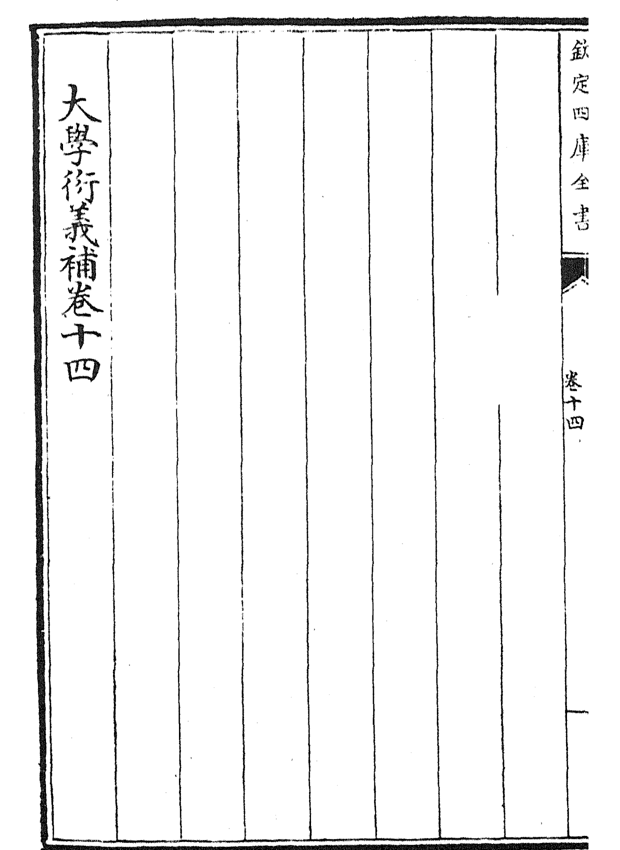
古蹟陂塘異時皆畜水溉田民利數倍近歲多所湮廢

詔諸路監司訪尋州縣可興復水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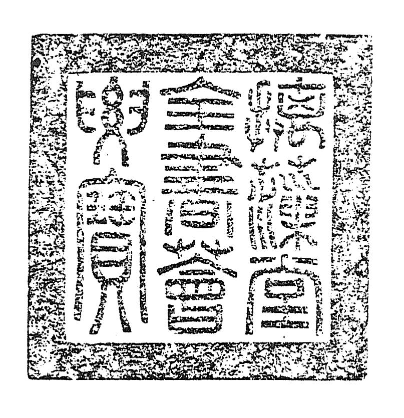
蘇軾曰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且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物以為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事而何苦欲行此哉

臣按水性就下遏之則利於旱歲遇有霖潦則又或至於淹沒焉是其利害亦略相當也是以善言利者必因其勢順其宜行其所無事使其旱則得有所灌潦則得有所泄兩無害焉斯之為利苟利少而害多或兩無所利害焉甚而委鄰為壑利已損人決不可鑿空生事以煩擾乎民興起訟端以召不靖之怨也以上水利

以上論制民之產



大學衍義補卷十四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貢生臣于飛熊